



湖南大学图书馆ZS0829521

五洲(710)日衆強古昔國

大群一... 博一... 大... 地... 心... 天... 大... 衆... 心... 理... 研... 究...

ISBN 7-100-07100-0

7-100-07100-0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Gustave Le Bon)

【法】古斯塔夫·勒庞



众志台总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社... 址...

印... 数...

2010年11月第1版

ISBN 7-100-07100-0

定价: 20.00元

C912.64

江西人民出版社

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 (法) 勒庞著；陈天群译.

—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 - 7 - 210 - 04603 - 5

I. ①乌… II. ①勒… ②陈… III. ①群众心理学 - 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890 号

乌合之众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710 × 1000mm 1/16

印张：13.25 字数：156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0 - 04603 - 5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说：

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确实确实会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群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今天这个资讯发达、交通便捷的时代，我们早就躲不开，逃不掉，而且时不时、有意或无意地，自己就成了群体中的一分子。

中国人爱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多了，聚在一起，肯定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正面的说法就是“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负面来讲，就是“鸡多不下蛋，人多瞎捣乱”。群体这个能量场，如何调控好，绝不是一个加减法那么简单。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何一到江湖，自己就不能主宰自己了呢？这里不仅有“身”的问题，还有“江湖”自身运行机制的问题。

勒庞的《乌合之众》，是社会心理学领域不可多得的名篇佳作。它集中讨论的问题就是群体心理学。阅读它，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是什么，“江湖”是什么，以及“我们”、“江湖”为何会如此等一系列问题。

此次翻译仍旧沿用通行的书名——“乌合之众”。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乌合之众”一语本身有贬义，但在这里作为书名时则是一个中性词。

另外，本书特地增加了一个附录，所附内容，是英国作家查尔斯·麦基的名著《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中的部分精彩内容，作为《乌合之众》所述理论的形象化阐释。

译者·2010年9月

作者自序

本书的研究工作，意在对群体的性质进行说明。

每个个体所具有的全部共同特征，都是遗传赋予它们的。这些共同特征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特质。一定数量的个体因为一定的行动目标汇聚在一起，继而形成一个群体。仅从汇集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除了保持原有的种族特征，有时会表现出某些新的心理特征。而这些新特征常常与原有特征相差极大，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

组织起来的群体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直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与过去相比，这个角色在今天更为重要。当今这个时代，个体的有意识行动被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

我竭力用一种纯科学的方式去考察群体呈现出来的难题。也就是说，只有在方法上多使劲，排除其他观点、理论和学说的影响，才能有所成就。

我相信这是发现点滴真理的唯一途径，进一步说，假如我们讨论的主题能引起热烈讨论，那么事实就更是如此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只专心致志地分析现象，而不会专门考虑自己的分析研究是否会给他人造成伤害。阿尔维耶拉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不隶属于今天的任何一个学派。他在最近的出版物中发表评论，说自己 and 所有学派的观点都是对立的。我希望这部新著能大致配得上这样的评论。如果你隶属于哪个学派，必然要接受这一学派带给你的成见，先入为主地去赞成某些观点。

然而，我还得向读者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他第一眼看来，会无法接受我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举例来说，当我意识到群体精神（包括精英团体在内）存在极其低劣的特质之后。事实上，这些低劣的特质确实存在。为什么我还断言干涉这些群体组织是不安全的呢？

原因是这样的，经过对历史进行最细致的研究，我可以言之凿凿地说，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就像所有的生命一样，我们的力量绝对达不到去强迫它们突然发生变革。很多时候，大自然会使用一些激烈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却不是我们人类所使用的。也就是说，对一个民族而言，即便变革在理论上头头是道，最致命的危险仍然是这种彻底的变革。只有当变革能使民族的风貌发生变化时，它才是有益的。然而，拥有这种力量的只能是时间。我们人类的自然本性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不得不在思想、感情和习俗的支配和主宰之下生存。制度和法律不仅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还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着人的需求。制度和法律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反而对它无可奈何。

考察研究社会现象，与作为它的根源、并使之得以存在的广大民众是不能分开的。从哲学的立场上来看，社会现象可能具备绝对价值，但实际上具备的只是相对价值。

藉此而言，研究社会现象必须要关注到它的连续性，并且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加以考量。于是，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来自纯粹理性的教诲，与来自实践理性的教导常常是对立的。这样的区别几乎适用于任何研究对象，甚至自然科学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观点来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一经公式严格定义之后，就成为固定不变的几何形状。但从人的印象立场出发，这些几何图形在不同人的眼睛里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状。如果对一个立方体进行透视，它可能会变成锥形或正方形，而圆则可能变成椭圆或者直线。进一步而言，对这些虚幻形状的考察，远比考察它们原本真实的形状重要得多。因为也只有它们能被我们看到，并且通过摄影或绘画加工呈现在我们的大脑中。在某些时候，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更多真理。如果只按照事物的精确的几何形状表现它们，很可能会歪曲自然天性，致使它们不再可辨可识。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如果一个地方的居民只能复制或拍摄物体，却不去触碰它，想让他们对物体的外在形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实是不容易的。极而言之，如果只有少数几个博学之士掌握着这种形式的知识，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哲学家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必须铭记在心的是，社会现象在理论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实践价值。同时也只有实践价值在伴随着文明发展的进程。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得到确认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一开始就是在理论逻辑的驱使下让他接受一些论点，他肯定会非常谨慎的。

哲学家之所以秉持相类似的保守态势，还有别的一些因素。社会事务如此纷繁复杂，完全不可能对它们了如指掌，或预见到它们互相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另外，一些事情是浮现在表面的、可见的，但是很多时候，事物后面似乎隐匿有千百个看不见的因素。可见的社会现象，很有可能只是强大的无

意识体系产生出来的结果，而这一体系通常会超出我们的分析能力。如果把可察觉到的现象比作浪花，其实它不过是一个海洋深处的水流表象——只是我们对它懵懂无知而已。在精神上，群体的大部分行为呈现为独一无二的卑劣，而在另外的一些行为中，它好像由神秘力量支配着——古人称之为定数、天性或上天的眷顾，我们称之为鬼魅之力。虽然对它的本质一无所知，我们却不能无视它的力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有时好像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主宰力量。比如说，还有什么比一种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让人称奇的呢？然而，语言的组织结构如此美不胜收，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天赋，那么还能来自哪里呢？最有学问的学者，最受尊重的语法学家，不过只能说明支配语言的规律，绝不可能无中生有造出这种规律来。那些大人物的思想，我们敢断定就是他们的头脑产物吗？无疑，这些思想观念是个体大脑产生的。然而，难道不是群体提供无数的微尘沙粒变成土壤，才使它得以生长的吗？

群体确实总是无意识的，然而也就是在这些无意识中间藏有一个秘密——它的力量为何如此强大？自然界中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它们动作的复杂性令人赞叹不已。理性是人类最近才有的属性，它还不完善，还不能为我们揭示这种无意识规律。它要想屹立不倒还需要些时日。无意识在人的所有行为中都有巨大作用，但理性却几乎没有。作为一个至今不为人知的力量，无意识一直大有用处。

然而，假如我们只把希望放在一个狭窄却安全的领域内，而且只是用科学来获得知识，根本不想踏入臆测和虚设的领地，那么我能做的事情只是关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现象，让我们的观察只盯着它不放。只通过观察，我们不可能得出一个成熟的结论。在我们观察清楚的现象背后，另外还有一些影影绰绰的现象，而在它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些闻所未闻的现象。

目 录

译者前言

作者自序

引论：群体时代	1
第一卷：群体心理	11
1. 群体的一般特征	13
2.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	24
3. 群体的观念、推理能力和想象力	46
4. 群体信仰的宗教形式	56
第二卷：群体的主张和信念	63
1. 群体的主张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65
2. 群体主张的直接因素	84
3. 群体的领袖及其说服人的手段	97
4. 群体的信念和主张的变化限度	119

第三卷：群体时代	133
1. 群体的分类	135
2. 作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140
3.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146
4. 选民群体	154
5. 议会中的群体	165
附录：欧洲历史上的几次群众性狂潮	187

引论：群体时代

当今时代的变革 | 文明嬗变是民众思想演进的结果 | 当代关于群体力量的信念 | 群体力量扭转了欧洲国家传统的政策 | 大众阶层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滋生出力量的 | 群体力量的归宿 | 除破坏者之外，群体不扮演别的角色 | 群体推动衰朽文明走向解体 | 对群体心理状态的普遍无知 | 研究群体对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重要性

类似于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文明变革前的多次剧变表面上看起来主要是由政局变动、外敌入侵或王朝更迭引起的。但如果深入探究这些历史事件，你会发现隐匿在表象下的深层原因：普通大众的思想观念促成了这些影响深远的大变革。虽然庄严崇高或者强力暴烈的历史变革让我们惊讶不已，但是真正的历史剧变不是这些。真正社会变革的唯一的重要特征，应该根植于文明、思想、观念和信仰的革故鼎新过程中。历史事件只是一个可得见的结局。它之所以难以忘却日久弥新，归根结底还是由不可见的人类思想的变化滋生而来的。伟大的历史事件是罕见的，这是因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它最稳定的因素就是可以通过遗传来承袭思想。

此时此刻，就处在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人类的思想正在经历一个转型的过程。

两个基本因素构成了转型的基石。首先就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构成人类文明的一切要素的根都在信仰那里。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进展催生出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过去的思想观念，尽管大半已遭破坏解体，但它的力量依然强大。将要替代它的思想观念正在形成，现今的这个时代表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尤其混乱无序。

现在还很难说，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好像必然会混乱不堪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继我们之后，未来社会的基础观念会如何建立起来呢？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只能付诸阙如。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不管未来社会以何种方式进行组织，它必将不得不把一个新兴的力量考虑在内——这是一种在现代社会持续存在并且具有统

治地位的力量——群体的力量。之前的许多思想观念都可视为遗迹，今天则充斥着业已衰落或正在衰落的思想观念，许多权威思想在持续不断的革命中已被摧毁，取而代之的将是这样一个唯一的力量。它看起来注定会在短时期内吸附其他的力量。在过去所有的信仰都坍塌消亡之时，在老旧的社会支柱一根一根地倒掉不在时，群体的力量会成为一种无可匹敌的力量，并且它的威势会持续地增加。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确实实会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几乎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治路线，以及君主之间的敌对状态，还是引发各类历史事件的主要因素。广大民众的意见很少被考虑到，或者说从来根本就不起什么作用。今天，在政治上得到认可的传统、君主的个人倾向和相互敌对的态势已经不再起作用。与此同时，恰恰相反的是，普通大众发出来的声音已经占据了优势。这一声音向各国的君主们表达了民众的意愿，他们竭尽全力传达出的言语行为必须得到关注。目前，决定民族命运走向的因素存在于群众的心里，而不在王族的商议中。

不同阶层的民众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更现实一点儿说，他们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个特点在过渡时期是最为突出的。普选权已经推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它不是这一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表征。这刚好与人们想象中的不一样。民众的力量和势能在不断地积聚壮大。它首先传播了一些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慢慢地植根于人们的脑海之中，然后推动个体慢慢结成社团，逐渐去践行一些理论主张。群体通过结成社团拥有了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理念。或许这些利益并不十分正当，但它的边界异常明

晰。群体正是通过这些理念，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今天，群众成立了各种各样的联合会，一个又一个的政权在它的面前不得不屈服。他们还成立有工会组织——这让他们可以对一切的经济规律置若罔闻，并希望以此来安排劳动和支配薪资。他们进入议会并藉此对政府指手画脚，广大议员没有什么主动性，更缺乏独立性，不外乎要沦为传声筒——只不过是那些选举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

今天，民众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明确——好像要把既有的整个社会存在弄一个底朝天。他们秉持的思想观念与原始的共产主义密不可分，但这样一种共产主义在文明的光辉真正来到之前，并不是全体人类的正常状态。把工作时间固化限定，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收归国有，把全部产品均等分配，把上层阶级赶尽杀绝，以此满足广大民众的利益。这些都他们所要求的。

群体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却常常会在付诸行动的问题上操之过急。目前，它们有强大的组织，这是它们获得巨大力量的根由。群体组织一样会催生出一些教条，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它们很快会像过去的教条一样发挥威力，换一句话说，就是一种不容分说的独断主义的力量。群体拥有了神权，它很快就要对国王的神权取而代之了。

一些作家往往会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心气相通，成为这个阶层最好的代言者。他们身上处处流露出这一阶层所具有的褊狭思想、墨守成规的观念、主张和浅薄的怀疑主义，以及无处不在的过分自我等。然而，当他们目睹这一新势力在一天天壮大时，又感到惊恐万分。为厘清人们杂乱的思绪，他们在绝望地发出吁求，对象直指之前他们不以为然、却在主持道德事宜的教会势力。他们大谈科学的

破产，以忏悔之心投入到罗马教廷的怀抱，宣导那些具有启示性的真理和教诲。可是这些匆匆忙忙的皈依者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为时已晚。对他们来说，大势已去了，即便神祇真正进驻并主宰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些神祇根本无法影响到那些头脑。此时群体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新近宗教皈依者关注的东西，他们已经抛弃了昔日的劝导者，而之前他们就早已将诸多神祇抛开了，并且已经将它们毁弃。无论你是神明世界的，还是人世间的，即使你施展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让河流回转过来直抵它最初的源头。

不过，科学并没有走向全面溃败。科学精神从未陷入到这样的无序状态之中。一个新起的势力从这种状态中产生，却并不是由它形成。真理，是科学给我们的许诺，或者说，它至少可以使我们的智力能够把握相关联的知识体系。科学从未为我们许诺过什么和平或幸福。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哀怨，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对科学而言，我们能做的只有想办法与之共同生活。因为再没有别的力量让我们重新拾起那些被它捅破或打碎的幻象。

所有国家都一致地传达出一种讯息。这种讯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它向我们验证着群体力量的迅速壮大。据此而论，群体力量没多久就会土崩瓦解直至最后停歇，不过，这只是一种片面的一己之想。无论命运走向何处，我们都必须接纳这一势力。一切抗拒它的说辞都是白费口舌。群众势力走上历史的前台，很可能就是一个标志——即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将来的社会可能会因此倒退到混乱不堪的无政府时期，但这往往又是产生一个新社会的必要前奏。那么，谁又能够阻拦这一进程，阻挠它开花结果呢？